

供述笔录

住址

职业

姓名 刘鑫 即 Liu Xin

1992 年 7 月 6 日出生（24 岁）

上述人员于 2016 年 12 月 7 日，在东京地方检察厅通过翻译员用北京话向本检察官自愿供述如下：

1

2016 年 11 月 3 日，让我一起住的江歌即 Jiang Ge 的家门前发生了江歌被杀的案件。

就在此前一天，我收到了求复合的陈世峰即 Chen Shifeng 发来的威胁短信等。

今天我会就与陈世峰交往时的情况、分手后被陈世峰纠缠、以及被江歌隐藏时的情况进行说明。

2

首先，我先就与江歌的关系进行说明。

我 2014 年 4 月来日本。

然后，两年来住在■■■■■■■■宿舍，在■■■■■■■■上学。

江歌比我先住进这个宿舍，认识后我们关系很好。

江歌非常照顾周围的人，虽然和我同龄，但是就像姐姐一样把我当妹妹照顾。

4

刚开始同居时，2 人关系很好，每天过得很开心。

但是，渐渐的陈世峰阴沉着脸的时间越来越多，和我的交流也越来越少。

陈世峰经常沉默着看着我的脸，总是一副闷闷不乐生气似的心情很不好的表情。

我对总是那种表情的陈世峰说，“你看上去好像很有负担啊”等，问他在想什么，陈世峰会说“学费、租金都得自己掏钱。”等，看上去似乎很有经济压力。

我就对陈世峰说，“我付一半房租吧。”等，也说了“换一个时薪好的打工怎么样”等，建议陈世峰辞掉他当时在便利店的打工，试试去别的地方打工。

但是陈世峰什么也没说只是沉默。

我想估计是因为陈世峰的日语不太好，不想找新的打工，也不想去面试。

5

然后，大约从 2016 年 7 月结束时起，我俩的吵架越来越频繁。

吵架的理由都非常琐碎，有时是他说我没说他给我做的饭好吃，有时是一起看的电影的感想和他不一样他生气等，然后就发展成吵架。

吵架时，陈世峰和平时不一样，他就站在我的正对面睁大眼睛一直盯着我的脸也不说话。

然后他就开始指责我，直到我说我错了认错。

而且，陈世峰兴奋时，还会用手推我的身体，拉着背过脸的我的胳膊强迫我看向他的方向。

我对陈世峰的这种阴暗面以及用尽力气感到恐惧，也逐渐讨厌跟陈世峰说话。

然后，快要跟陈世峰吵架的时候，我就不看陈世峰的脸坐着，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陈世峰还是会抓着我的胳膊向上拉强迫我站起来，仿佛让我认错似的睁大眼睛盯着我的脸。

6

就在这种过程中，我已经忘了是什么理由了，曾经和陈世峰吵架时，陈世峰对我说“滚出去”等，然后把我赶出了他家，他从里面把门锁上了。

当时已经是傍晚了，我也没有地方可去。

我给江歌打电话求助，告诉她我被陈世峰赶出家了。

于是，江歌就来到■■■■■■站，和我一起去陈世峰家，训斥了陈世峰。

江歌用北京话严厉地对陈世峰说：“刘鑫可是女生啊。”“为什么天黑了还要赶她出去？”“她如果没有去处怎么办？”“你这样还是男人吗？”等。

但是陈世峰用北京话反驳江歌说“这是我和刘鑫的问题跟你没关系吧。”等，丝毫没有反省和道歉的意思。

我不想在这种状态下再回陈世峰家，就简单收拾了自己的行李打算离开陈世峰家。

于是，陈世峰用北京话对我说“别走啊。”等，我说“我去江歌家住”等，然后和江歌一起离开陈世峰家，当天就在江歌家住下了。

7

第二天，陈世峰联系我要接我回去。

我觉得给江歌造成了麻烦，就对陈世峰说“我希望你也跟江歌道歉”，于是3人就在江歌家附近的“东中野站”见面了。

3人在东中野站前面的花坛说话时，江歌质问陈世峰说“你今后打算怎么办？”“还把她赶出家吗？”等。

我觉得当时江歌是希望陈世峰承诺“我再也不这样了”并道歉。

但是陈世峰说着“变成那样是有原因的”等好像自己没有错似的拐弯抹角的话，并没有坦率道歉。

我想再这样下去江歌可能又会生气，而且陈世峰也见了江歌说了话，就结束对话，和陈世峰一起回陈世峰家了。

此后，江歌也很关心我问我“陈世峰真的没问题吗？”等，因为我还喜欢陈世峰，所以就再次开始跟陈世峰同居。

陈世峰也在一段时间里表现的和刚开始交往时一样阳光了。

但是，一说起江歌，陈世峰就会抱怨说“不喜欢江歌那样的人。”“多管闲事。”等。

我对陈世峰说“江歌是我在日本唯一的关系很好的朋友。你理解一下。”等，但是陈世峰什么也没说。

8

此后的大约 2016 年 8 月结束时的某一天夜晚，我和陈世峰吵架了，我又被赶了出来。

当天，陈世峰说睡觉就把灯关了，我想在家看电影就说“我还不睡。”。

于是，陈世峰就生气了开始吵架。

我想大概是因为陈世峰想跟我做爱，而我说了我不睡所以生气了。

最开始只是吵嘴，但是陈世峰越来越兴奋，然后用手推我的身体，说“滚出去”等。

我对陈世峰说“让我出去的话，咱们就分手。”等，然后朝门走去。

于是，陈世峰使劲拽我的胳膊把我往回拉。

我很害怕陈世峰又会用尽全力把我怎么样，就对陈世峰说“还是分手吧。”等。

然后，我用移动电话给打工的地方（名为■■■■■的中华饮食店）的■■■■■打电话，说“男朋友对我动粗。请帮帮我。”等。

于是，■■■■■告诉我“请来我家。”等，并向我的移动电话发送了记载了■■■■■家地址的短信。

现在，听检察官说我知道了，根据■■■■■■■■的移动电话残留的记录，这条短信是在 2016 年 8 月 26 日上午 1 点 4 分发送的。

我只拿了装了钱包等的包就从陈世峰家跑了出去。

我跑向陈世峰居住的团地的楼梯时，陈世峰从后面追了上来。

我一边用日语喊着“救命”一边跑出团地。

但是，陈世峰追了上来，把我的移动电话夺走了。

陈世峰拿着我的移动电话往家走。

可能陈世峰觉得拿走我的移动电话后，我为了要回移动电话就会返回陈世峰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返回，陈世峰可能会动粗，所以就乘出租前往了■■■■■■■■的家。

当天我就在■■■■■■■■的家住下了。

9

第二天，因为我打算跟陈世峰分手，所以就去取留在陈世峰家的我的东西。

但是，一个人去陈世峰家很害怕，所以我让■■■■■■■■陪我一起去。

我拿回了放在陈世峰家的我的 iPad、化妆品和相机等。

但是当时被陈世峰夺走的我的移动电话不在。

我用 iPad 给陈世峰发短信，说想让他把移动电话还回来。于是，陈世峰就把我的移动电话带到我打工的■■■■■■■。

当时，我对陈世峰很明确地说“分手吧。”

但是，陈世峰对我说“求你了别分手。”“请帮帮我。”等。

我问“需要我帮你什么？”等，但是陈世峰什么也没回答我。

我说“不告诉我的话我可不知道。”等，但是陈世峰仍然什么也没说。

10

从那天起我一直暂住在同在■■■■■■■打工的朋友■■■■■■■的家。

那之后，我联系陈世峰想取回放在陈世峰家的行李，陈世峰说他知道了。

我去陈世峰家取行李时，陈世峰在家。陈世峰对我说“不想分手”，我说“我已经对你没感觉了。”

于是，陈世峰从厨房拿来菜刀，单手拿着菜刀，把那把刀的刀刃对着另一只手的手腕，说“如果分手的话，我就自杀。”“如果分手，我没有活下去的意义。”等。

我那时觉得陈世峰非常可怕，以为他真的想自杀。

我想宽慰陈世峰，就说“活着才会有好事情发生啊”等，设法让陈世峰冷静了下来。

然后趁着陈世峰的松懈，我逃到了家外，又被陈世峰追上，再次把我的移动电话夺走了。

11

2016年9月1日，我在■■■■■■■打工时，江歌给我的 iPad 发了短信。

似乎是因为江歌打我的移动电话打不通，担心我，所以一个人去了陈世峰家。

之后，江歌来到■■■■■■■，跟我说陈世峰“那个家伙很烦人啊”，“我说了让他把手机还回来，还没来。”等。

我觉得我当时还没有告诉江歌移动电话被陈世峰拿走的事。

因此，我觉得江歌之所以会说“我说了让陈世峰把电话还回来”等，是因为江歌和陈世峰见面了听说了此事。

然后，陈世峰比江歌稍迟也来了■■■■■。

但是，江歌对我说“不见面比较好”等，告诉我应该避免直接从陈世峰那里拿移动电话。

然后，江歌把我留在■■■■■店里，在店外和陈世峰说话，不让陈世峰见我，说把移动电话交给江歌。

但是，■■■■■来了，说我和陈世峰 2 人好好谈谈比较好，所以我又跟陈世峰说话了。

陈世峰说“很有压力，不想靠打工生活，也无法学习”“没钱也没饭吃”等。

我就借给陈世峰 1 万日元。

陈世峰很高兴向我道谢。

当时，陈世峰完全没提跟我复合的事，所以我当时觉得陈世峰应该是逐渐对我死心了。

12

在此之后，我不能再在朋友■■■■■的家长期住下去了，江歌对我说“住我家也行”等，于是 2016 年 9 月 2 日起住在了本案江歌的家里。

后来某天，又再次去陈世峰家取行李，但是我很怕陈世峰，所以江歌陪我一起取的。

那次也是事先跟陈世峰联系，告诉他我要和江歌两个人去取行李。

江歌去取行李时，陈世峰不在家。

13

此后的 2016 年 9 月 15 日，我从大学院回家时，陈世峰从后面尾随过我。

陈世峰邀请我说“一起吃月饼吗？”等，我拒绝后，他又说“和我说话的时间都没有吗？”等。

我搭乘电车后陈世峰也在后面跟着，我从东中野站出来向江歌家走时陈世峰也跟了过来。

我被陈世峰尾随的道路是我从东中野站到江歌家一直走的道路。

我觉得陈世峰非常缠人，如果继续下去我的藏身之地江歌家也会被陈世峰知道，所以我说“如果再跟着，我就叫警察。”等。

此后，陈世峰再也没有联系过我，我当时以为陈世峰已经对我死心了。

但是 2016 年 10 月 12 日，陈世峰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illegible]

我没有告诉过陈世峰那天我有打工的预定，所以不知道陈世峰是怎么知道我在那儿。

我吃惊地问陈世峰说“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等。

但是，陈世峰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边说着“祝你生日快乐”等，边取出了袋子。

我虽然很震惊，但是被记住生日被祝福还是一瞬间笑了一下。

于是陈世峰说“终于对我笑了”等，然后也不明所以的拿出移动电话把相机镜头对准我拍了照片。

我觉得很恶心就把手挡在相机镜头前说“不许拍”等，但是听到好几声拍照片的咔嚓声。

于是，陈世峰对我说是来给我送礼物的。

我觉得已经跟陈世峰分手了，如果拿了礼物，可能会让陈世峰误会我原谅了他，所以我说“我不要”拒绝了他的礼物。

但是，即便如此，陈世峰还是把号称是礼物的袋子放在了我的膝上。

陈世峰对我说“从很多地方收集来的”“很不容易”“我不需要了你拿着吧”等。

就在这样的收不收礼物的交涉过程中，电车已经出发也经过了好几站。

我当时觉得这样继续下去就被陈世峰缠上了，被周围乘客看着也很不好意思，就说“我知道了。我接受。谢谢。”等，把礼物收下了。

然后，为了让陈世峰回去，我说“不早点回去的话电车就没了。”等。于是陈世峰说“我知道了”等，在下一站下车了。

然后，陈世峰给我的袋子里有个未包装的露在外面的白色钱包和几个小盒子。

那个白色钱包中装有一张一万日元的纸币，我觉得是还给我的刚才提到的 2016 年 9 月 1 日我借给他的 1 万日元。

另外，我没有看小盒子里面，因为画着皮卡丘的画，所以我想应该是我以前喜欢的神奇宝贝（Pokemon）的手办。

15

此后，再也没有收到过陈世峰的联系，2016 年 11 月 2 日，陈世峰突然出现在我所在的江歌家，被尾随，被微信短信等威胁。

订正如下。

虽然第 3 页的第 12 行写着“我付一半房租吧”，但正确的是说了“我已经支付了一半房租吧。”等。

另外，虽然第 8 页的最后一行写着“iPad”，但是我觉得我从陈世峰家逃出来时应该拿着 iPad。

刘鑫签名（刘鑫圆章）

记录如上，翻译员用北京话翻译且宣读，并使其阅读的结果，其申明无误后，在末尾部分签名盖章，在各页栏外按了印章。

前 同 日

东京地方检察厅

检察官检事 小嶋陽介（小嶋陽介印）

检察事务官 竹内健二（竹内健二印）

翻译员

